



戏痴

记者 王心怡

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越剧演员吕学文打心底里觉得——111年前起源于绍兴田间地垄的越剧剧种，至今仍在愉悦、抚慰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也被其他地方的草根民众不离不弃地拥抱着。

绍兴新昌人吕学文从小就是戏痴一个。痴到什么程度呢？别人看电视剧、听流行音乐，她搬起一把板凳，把电视往戏剧频道一扭，咿咿呀呀地跟着哼起来；村里戏台连唱五天的戏，她一泡也是五天，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、《法场祭夫》的桥段信手拈来。

那会儿，村里就有长辈说，“小姑娘天生的越剧胚子呀”，如今回过头去仔细琢磨这话，倒是没错。



行当 ●●●

与京剧行当分生旦净末丑不太一样的是，越剧虽然也分行当，但大致有小生、小旦、老生、小丑、老旦、大面六种，这中间根据人物的性格、特点等又可以细分出来多个路子 and 称谓，比如，小生还分巾生、穷生、官生、武生，小旦分为闺门旦、花衫、花旦、悲旦、正旦、武旦，老生分为正生、老外等。

一般来说，越剧演员选定一个行当，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一辈子可能就唱这个行当了，但吕学文经历了从老生转到小生再转到小旦的“坎坷”。

考进嵊州越剧艺术学校后，因为她嗓门洪亮被分到了老生组，这让她郁闷了一段日子，“小姑娘家家的不能穿漂亮的衣服，不能翘翘细巧的兰花指，偏偏去戴髯口（假胡须），身形动作还要颤颤巍巍的。”

这种内心的别扭一直持续到越剧演员丁小蛙出现在母校。

得到公认的越剧流派有十三种，丁小蛙师承的正是小生流派——毕派创始人毕春芳。毕春芳唱腔明朗豪放，流畅自如，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。她的嗓音脆亮，音域较宽，底气充足，唱腔中常出现一种切分符点音型，因此行腔棱角分明，音调富有弹性。她咬字有力，字音清晰，并强调重音处理。她能运用多种方法塑造不同人物形象，使唱腔呈现不同色彩。

譬如在《龙凤花烛》中，她一人饰演两个角色：前半场是软弱多病的施文宗，唱腔低徊抑郁，暗淡深沉；后半场是才华出众的书生鲁玉亭，唱腔以明朗纯朴、流畅洒脱为主，尤其是“读信”这段，唱得情深意切，委婉动人。

因为对毕派唱腔的欢喜和对“毕奶奶”为人的喜欢，吕学文转到了小生行当，这一唱就唱到了宁波小百花越剧团。

刚入剧团不久，她和前辈们去象山演出，碰上舞台设备出了点故障，需要一边抢修，一边有人唱一段救场。吕学文“临危受命”，一个人在舞台上分饰二角，既唱毕派，又唱戚派，足足撑了20多分钟。

团里前辈都说她戚派唱得比毕派好，这一说可把她给急哭了。

拜师 ●●●

当即，吕学文给丁小蛙去了通电话，“她说的虽然是‘你自己考虑吧’，但能轻易听出来语气中的难过。”

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她思忖良久后决定面对现实，改唱花旦。不过，她还是幸运的，丁小蛙推荐了自己的搭档，也是戚派传人傅幸文作为她在花旦这一行当上的师父，又因为“戚毕不分家”，自己也收了她作徒弟。

也就是说，吕学文是有两个师父的人了，不论毕派还是戚派，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2015年2月9日，她在舞台上完成了拜师仪式，丁小蛙和傅幸文两位师父端坐于舞台中间，她向她们各递了一杯温茶和一束花，仪式简单朴实，但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母”的情谊便在那个时刻在三个人身上连结，继而涌动至今。

拜完师父，意味着吕学文的肩上必须得担起“传承”的责任来。

戚派创始人戚雅仙的唱腔朴实流畅，深沉含蓄。她的音域并不宽，但根据自己音色醇厚的特长，充分发挥中低音区的唱腔旋律，呈现出独特的风格。“戚派”唱腔简而不繁，不事花哨，就连邓颖超也曾说过：“戚雅仙的唱腔好像很简单，其实很动听，也很美。”

越剧经典喜剧《王老虎抢亲》是戚、毕流派的保留剧目，自1957年首演后一直久演不衰，可以说“有越剧团的地方就有《王老虎抢亲》”。

越剧《王老虎抢亲》取材于曲词话本《四杰传》，是根据“周文宾扮女看灯，王老虎见美抢亲，秀英女楼台许亲，祝枝山花厅合姻”这一节故事编写的。原书这一段故事描写极为简略，短短的仅二三百字，越剧以它为基础，从人物到剧情都作了极大的充实、丰富、虚构，是一部旧故事、新创作。由于它是大喜剧，原本擅长悲剧演绎的戚毕流派在演出此剧后效果不凡，颇受观众喜爱，全国各地剧团纷纷搬演，60余年来久演不衰。1962年，由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成戏曲电影（夏梦主演）。同年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新闻纪录片。1982年、1987年，中国唱片公司灌制了戚雅仙、毕春芳两位宗师演唱的唱片。

2018年2月1日，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复排了青春版《王老虎抢亲》，正是由吕学文主演王老虎的妹妹王秀英。青春版《王老虎抢亲》，不仅是宁波越剧最新一代小百花的整体展示，更是对戚毕流派艺术精粹的抢救与传承。

对于想要了解的职业，她提到了“皮具设计师”。

玉